

旅法
漫笔

麦田(上)

□碧水

那幅油画,不对,应是装在旧相框的那幅油画印刷品,画面不那么清晰,隐约能见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。大地似麦田,麦田里的两个人,左男右女,看不清他或她的脸部表情,能见身着长裙的女人,低头,抱拳作揖,面向西装革履的男人。相框,从一堆旧镜框掏得,拟旧框装新照。孰料,几次取旧画换新照,总被那个长裙女子打消念头……画面似曾相识,谁画的女人如此撩拨我心?面对案头的旧相框,一次又一次地笑问。

一日,去奥维小镇,看奥维火车站候车室展挂的梵高作品,蓦然明白,此乃是梵高笔下的女人。一直喜欢梵高的《向日葵》,差一点将他的《晚钟》当作废纸。

奥维,亦称奥维尔。选去奥维,缘于此地乃是印象派画家梵高的终点。他出生于荷兰牧师家庭,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。16岁时,他离家南下。背井离乡后的梵高,做过画工,研究过古画;专修神学的他还在一矿区传教授课,以子承父业……然而命运不济,梵高放弃神圣职业改行绘画。

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巴黎渐行印象画派。这种“光”和“色彩”表现画家捕捉自然景色瞬间印象的艺术流派激荡了传统艺坛。按理梵高的转行恰逢时机,喜绘法国的向日葵,几近狂热。一次,他画了基调为黄色的《向日葵》后,寄给弟弟提奥。并在附上的书信中写道:“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500法郎(时合100美元)。”然而,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,无人问津他的《向日葵》,甚至还有画家不愿与“那盆不堪的向日葵”一同展出。这对一个以画求生的职业画家是多大的打击!风趣的是,在百年后的1987年3月,这幅《向日葵》在伦敦拍得3985万美金。近40万倍的差价,这不是命运开了梵高的玩笑又是什么?

我们走出车站,左拐前行。沿路的民居,院门紧闭,窗户紧闭,奥维静悄悄,听得到远处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,不一会儿,车辆从我们身边穿梭而过。一路走过,发现这里的居民多用水彩画作门牌,不知此俗是否与梵高有关?一百多年前,梵高来奥维,找加谢医生治病,是弟弟提奥的建议。加谢医生是个业余画家,弟弟希望在宁静的小镇,哥哥能与加谢心灵相通,交谈相投。时为割耳赠友事件后的1890年春夏之交。

22岁时的失恋,诱发梵高的精神疾病基因

裂变。初期,只是间隙发病,只是轻微的精神错乱。一个想象无边无际的艺术家,多是另类的“疯子”。梵高的喜怒无常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一个艺术家的个性。然而,在阿尔,面对黄色的向日葵,梵高激情燃烧,“嚓”地一下,割下自己的耳朵,将此送给女友……梵高疯了,先被送进圣雷米精神病院,后来到了奥维。

以小镇火车站为基准,往西是加谢医生的家,往北是哈雾旅店,我们站在旅店的玻璃橱窗前,目睹褪色的照片,联想着梵高来奥维找旅店的情景。距车站较近,距医生家不远。旅店虽小,价格便宜,时价3.5法郎的住宿费还包含一日的饮食……当年,囊中羞涩的梵高是这样选住哈雾旅店的吗?

初见加谢医生,梵高对医生的印象居然是“他病得比我还要严重”。不知真是如此,还是对绘画一样的痴情,加谢颇遂提奥的心愿,治病之余,常邀请梵高来家里聚餐聊天。梵高乐于此,也时常为加谢的家人画像。加谢喜爱梵高的画,一次,要梵高的自画像,梵高没给,提笔替加谢画像,这样又一幅名作——《加谢医生的肖像》诞生了。我们手持的奥维导游图上印了这幅画。不解的是,那加谢的头发是红黄色的,是梵高运用了画向日葵的同一艺术手法吗?

在奥维,梵高的病情日益加剧,他在给提奥的信里自述:“我的生活,从根本上被破坏,我的脚只能颠簸着走。”然而,“颠簸着走”的梵高,在奥维仍然创作了《有杉树的道路》《花园里的玛格丽特》《奥维的教堂》……我们登上梵高画过的教堂,遥看远处的一片麦田,揣摩“颠簸着走”的梵高,一个脱俗的灵魂,一定有他人看不懂的痛苦——孤独;一个精神完全或是几近崩溃的病人,又是何等的痛苦、何等的孤独?也许,大师就是这么炼狱而成的!

宿管
日记

强势的人,孤独的心

□黄洪书

在我管理的学生公寓里,有一名女生忽然转学了,听说她转到了成教学院。说实话,我很意外,在这之前,我只听说她要搬到学校外面去住了,却没想到是转学。一个自考出来的大学生,再一年多就可以毕业了,在这个时候转学去读成教,很多人说她傻,而我很清楚,做出这个决定,她很无奈。

可以这么说,她一直算是我不太喜欢的那一类女孩,她给我的印象,是没礼貌、目空一切,连走路都带着那种很拽的气势。因为学生多,我并没有太多地留意她。直到有一天,她的几个室友都来找我换寝室,我问她们为什么,她们告诉我,受不了这名女生的强势,她太厉害了,动不动就要打人骂人,没有人愿意与她同住。也因为这样,班主任特许这名女生可以不住校,同时允许她的几个室友可以换寝室。我以为,她的室友都一个个搬走了,她一定很开心吧,一定很享受一个人住的感觉。可是,我想错了,在她的室友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,她问那个室友:她们怎么都搬走了?还会回来吗?最后一个室友很不客气地说:你这么强势,谁吃得消?我也要走了。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,可有一天该女生对搬走的室友说:你们都回寝室住吧!我会搬出去的。我以为她是在外面租好了房子要搬出去,却没有想到她是转学了。也许,她是觉得老师和同学都不太喜欢她吧。走的时候,从来就没有对我打过招呼的她,竟对我温柔地叫了一声“阿姨”,露出了一个有些沧桑的微笑。她的微笑忽然让我感觉有点心疼,想想我曾经也那么不喜欢她,此时,却让我看到一个强势女孩心底隐藏的脆弱与孤独。这事于她,一定是人生情感历程中的一次重大打击。她的离去留给我一个孤独的背影,令我久久不能释怀。

女孩的离开,让我想起一件事。在热播的大型征婚交友节目《非诚勿扰》中,有一个叫储慧的女嘉宾,是大家公认的强势女人,有人称她“悍妇”。她在台上站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,有一天她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了,那一刻,她表现出来的是孤独与脆弱。我记得,当时有一位男嘉宾用一句话打动了她,那个男子说:大家都说你很强势,但我知道你的心里住着一个可爱的小女人,只是你没有遇见懂你的那个人。因为这句话,她跟他牵手走了。

女孩的离开,刷新了我对“强势”一词的认识。在以后的工作中,我不断反思自己对于那些令自己厌恶的学生的认识,我愿意换一种角度去理解他们,愿意去发现他们内心的柔软,了解他们的孤独,发现他们缺点以外被人忽视的优点。于是总会发现,每一个孩子原来都是可爱的。

女孩的离开,也让我反思,在我的人生当中,我是否曾对一些我认为强势的人不够宽容?于是,我想起了我那强势的嫂嫂,我被她骂过,也被她打过。我怕她,曾经为躲她离家出走,而且有十年都不曾与她说话。可是在她去世前,我发现她强势的背后竟是那么孤独与无助,我忽然因为自己对爱的吝啬而感到一种自责,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吝啬与不包容,那十年我们都可以活得更温暖的。

强势的人,我们不愿意去理解他们,也不在意他们是否渴望朋友,而他们,因为好强就更加表现出了强势,所以也越来越孤独。其实,生命的外壳越坚硬,核仁越脆弱;生命的外壳越热烈,内心越寂寞。一个外表柔软的人,其实她的内心往往是坚强的,所以不需要用外表强硬的方式来保护自己,而一个需要用语言或者拳头来对付别人的人,正是他们最无力的表现,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更有力的武器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了。一个人的外表有多么强势,他的内心就有多少孤独。

现在,每每面对有些强势让我不爽的学生时,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离开的女孩,我试着用真诚对待强势的人,不在意他们的强势,也不相信他们真的那么强硬,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内心有着不愿显露的柔软。给他们一些宽容和理解,与他们多一些沟通,把他们当成朋友,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

